

三怡堂叢書

汴京遺蹟志

二十七

三

十

七

五

三

一

九

八

六

四

二

〇

一

二

三

四

汴京遺蹟志卷十七

三怡堂叢書

明 李濂撰

藝文四

墓碑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韓愈

公諱燕字曰燕奇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烈
考文誨天寶中實為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
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番互市恩信著明夷人
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
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為之請於戍帥遂率諸

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關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於滑州九年從朝於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於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綵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於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

千戶真食五百戶終焉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
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歔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
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幸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
田公其母隔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
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
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楨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於
開封縣魯陵崗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清夷郡太守
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歿有男四
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
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均養親族不知

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於秦維茲爰始遂勤
其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墜旣明其慎
終老無墮魯陵之岡蔡河在側蒸蒸孝子思顯勲績斲石
於此式垂後嗣

墓誌

故貝州司法叅軍李君墓誌

韓愈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翱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
法叅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於汴州開封縣某里
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世曰由梁武昭

王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淵侯由侯至於
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
焉其夫人事其妯如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
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驩譁手瓦石胥其出
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以下不敢禁司法君
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
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間皆驚相告散去後
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鞠旣遷貝州君之
喪於貝州殯於開封遂遷夫人之喪於楚州八月辛亥至
於開封壙於丁巳墳於九月辛酉窆於丁卯人謂李氏世

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
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鞠其孫
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

徐文質墓誌銘

穆修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執喪之三日以其友張生道卿所錄
父事拜且泣復授之張生并繼以語俾來請曰孝山未卽
殞生尙惟喪事不可緩將卜葬以某日期日且迫敢迹其
實託銘於先生用刻而納之以光永幽窆予旣受而閱其
始卒乃謂曰是葬也蓋得其禮矣比是今貴家富族將葬
其先必惑葬師說拘以歲月畏忌大至違禮過時久而不

克葬者多矣生能葬以其道正合士禮踰月之制此獨可
尚又安得拒請而勿銘也按君諱文質字處中其先祖父
嘗寓籍并土之文水逮君之考氏■既而復會朝廷以兵
取太原太原平大徙并民入處之京輔考於時與其族來
至京師遂家焉自是得遊太學爲生徒治春秋經傳前後
四舉有司竟不及祿而終考始娶潁川陳氏女亡再娶清
河張氏生男子二人女子二人次子文蔚少卒獨君爲前
室陳氏所生二女子今皆適京師良族由君而下始爲京
師里人凡并人其俗剛厚而勤嗇能節損以立衣食諸來
徙之戶初雖貧極者居久而皆爲富室矧其宿有齋者蓋

可知故考亦用是而殖其家考之歿貽其規法於君君於此益爲之善守者也君嘗念陳氏早世又傷父之不逮故事後親彌盡其力無何數年母張氏又終初君亦嘗授經於儒官馬黽符有慕仕進心至有親之繼喪顧門中時無彊子弟可任懼覆先人遺業則爲不肖子因刻力事生於家非時慶弔大事不出門如此者蓋有年天聖八年適五十忽得疾醫累月弗愈以是年七月十七日卒於居君凡四娶室輒有喪有四男五女初室李氏無子長子孝山出次室李氏景山德山皆未及娶五女子亦幼在室孝山有諸弟妹合族謀葬得其年八月之二十一日藏君於東京

之祥符縣開封鄉西韓村先墓之次以次室李氏爲合初
李氏次苗氏李氏三室皆同穴而異棺斯實禮也銘曰
惟古之葬等殺異宜日月有數舉無越斯末代不然惑於
葬師陰陽拘忌率常過時其孰警此伊徐氏子以時而葬
順禮之軌旣合旣祔有銘有紀如君之藏民亦鮮矣

張子野墓誌銘

歐陽修

吾友張子野旣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
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於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
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况若吾子
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

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
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尙
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
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
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
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
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阻水厓窮居獨遊思從
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爲無如嚮時之盛然
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
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

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
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
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尙書
令諱邈皇祖也尙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會祖妣李
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應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
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
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
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
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
郎監鄭州酒稅知閩州閩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

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
子伸郊社掌坐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
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
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敢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禿
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
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
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
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
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歐陽修

公諱倣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
尙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
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
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
吏部南曹尙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旣薨天子賜諡曰文正
公曰此吾職也卽上疏言諡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
法令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
其守爲更其諡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圻
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
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

滿退而愠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其山川道里契丹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契丹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間也相與驚顧羞媿卽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契丹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

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旣廷言丞相用故事
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
寶元之郊止羣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
知其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寶美上曰我意亦謂當
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祫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
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
議曰春秋之義不薨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
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諡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
於祫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
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旣驟屈廷臣

之議議者已多仄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會承興闕守因自請行卽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承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承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爲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發運使旨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今以爲德其治鄆承興皆承旱歉所至必雨雪蝗輒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說下至天文地

理卜醫數術浮圖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爲文章尤敏瞻
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爲之
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
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興
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
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
狄青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
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諫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
事不聞於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
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

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書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得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杲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間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爲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

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勳上輕車
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
瑛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尙書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尙書考
諱立之尙書主客郎中贈工部尙書公再娶論氏皆侍御
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
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
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
事韓宗直二尙幼公旣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望旦一族
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爲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
爲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於胸中居家

不問有無喜廟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攸友愛尤篤
有文集六十卷其爲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意
林合四十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
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攸與其子奉世等
葬公於祥符縣魏陵鄉耐于先墓乃爲之銘曰

嗚呼惟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
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其齡惟其
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惟古聖賢皆後享有如不
信考斯銘

神道碑銘

馬正惠公神道碑銘

王安石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正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爲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爲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尙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爲父蔡公從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爲契丹所得故馬

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縣也公諱知節字子元蔡公之終也年七歲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隴巡檢劉文裕等將繫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端拱元

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饗河北公告
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餒其腐尙可得十
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朝廷太
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蹂於契丹城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
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者復舉州忘其寇
戎之故而以公爲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二
年又移知慶州羌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
以威信卽皆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
爲亂於蜀之西州以公往討又以爲先鋒平劍州召還至
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

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
一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
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使五年除蜀漢九
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真宗卽位改內
苑使蜀卒劉玘聚黨數千人爲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
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玘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
公歸成都計事公爲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
薄我旣息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
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玘等無噍類真宗賜書獎
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登州刺史知秦州諸羌質

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公去無一人
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產以償歲課而責之不已
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上閣門使知成都府兼
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爲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
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
人爲送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釋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
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爲賞罰至今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
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
州羌方以兵覘邊會上元開門張燈示以無爲而羌卒不
能爲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

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
卽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晝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
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
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
超提卒數十萬逗遛不赴公屢趣之不爲動移書譙讓乃
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至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
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
又除東上閣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檢校太保簽書
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爲行宮都總管自此行
幸必以公爲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

令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爲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他爭議甚衆真宗多以公言爲是七年除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公爲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爲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內朝別爲一班免其蹈舞二年

疾病賜告求去位真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爲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真宗輒使閤門祇候二人伺公至卽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貝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公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爲本鎮至六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潞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爲公請禱已而公疾革真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傳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真宗爲之

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內殿承制閤門祇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爲右班殿直慶崇今爲文思使知恩州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良於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審審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真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太宗真宗

之時暨暨諤諤謀行計施以羸擊強以少捕衆以賤抗貴
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強必克維公之敏亦維公直帝曰
直哉汝予良弼見國而已不知家室內朝十年典掌機密
暨予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謀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
于榮讒說不用是維帝明士或困窮莫知其有旣榮以位
正或見醜公於可願兩得其尤不許大耄天爲不謀德歉
於年孰云耆老有賚後世公爲壽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
陳之隧道永矣其貽

汴京遺蹟志卷十八

三怡堂叢書

明 李濂 撰

藝文五

雜文

河隄謁者箴

崔 瑗

伊昔鴻泉浩浩滔天有夏作空

書伯禹作司空

爰奠山川導河積

石鑿于龍門疏爲砥柱率彼河澗大陸旣礙播于北野濟

潔咸順沂泗從流江淮湯湯奠宅乃州澹蓄濺濺東歸于

海九野孔安四隩不殆爰及周衰夏績陵遲導非其導堙

非其堙八野填淤水高民居溢溢滂泊屢決金堤瓠子潺

煖宣房作歌使臣司水敢告執河

謂掌河渠之官

汴河銘

皮日休

夫垂後以德者當時逸而後時美垂後以功者當時勞而後時利若然者守道之主惟恐德不美後時逸於己民也
 夸力之主惟恐功不及當時勞於己民也故天下也不逸不足守不勞不可去故其利害生於賢愚之主自古然邪
 則隋之疏淇汴鑿太行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今日九河外復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為利也博哉不勞一夫之荷畚一卒之鑿險而先功巍巍得非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哉倘恐國家

有淇汴大行之役因獻織誠是爲汴河銘

惟河瀾瀾循禹之軌厥有暴隋鑿通津泗晝泣疲民夜哭
溺鬼似赭流川如松貫地龍舟未故江都已絳陳迹空存
逝波不止在隋則害在唐則利呼呼聖王守此而已

鐵犀銘

于謙

百鍊玄金鎔爲真液變幻靈犀雄威赫奕鎮厥堤防波濤
永息安若泰山固如磐石水怪潛形馮夷斂迹城府堅完
民無墊溺雨順風調男耕女織四時循序百神效職億萬
閭閻措之枕席惟天之休惟帝之力亦爾有庸傳之無極

侯廡

鄒浩

語有之曰夏則資皮冬則資絺夫皮豈當暑之急而絺豈禦寒之具哉蓋無事而備之者所以待有事也是以昔之君子有窺身海濱日以漁釣爲事淡若忘情於世者及投竿而起論天下之務如此則治不如此則亂如此則安不如此則危累數十萬言皆古今之秘策興王之所汲汲而未獲者也故其功名卒與日月俱而莫之朽彼侯嬴者豈亦有得於此歟何其謀奪魏兵談笑而辦如探懷中物邪夫虎符所在至深至密所謂如姬者亦不必知其處也況敵國國人諸大夫左右乎而嬴獨何以知之晉鄙矍矍宿將提十萬兵之衆於闕外功罪未決而信陵遽以單車至

其不肯授兵萬萬無疑矣顧朱亥之賢殆非荆卿所擬固足以辦大事方且陸沉於鼓刀之肆舉國莫知也而嬴獨何以知之嬴既無數家射覆占候之術以探蹟而索隱徒以抱關之賤謀奪其兵以成信陵之高義有始有卒不差毫釐非其講之有漸處之有素而能若是乎余故曰無事而備之者所以待有事也惟其信陵之初折節下之而不以貴自驕也久居於市不以市人竊罵爲之動也引之上座不以將相賓客改其禮也是至誠而不倦者也是真喜士者也是可與有爲者也其欲卻秦而救趙而不以平日之所養者斷然成之則非人也嬴不爲也故余嘗以謂無

信陵則亦無侯嬴雖然嬴於信陵固忠矣於魏得爲忠乎
秦拔趙必移擊魏無乃賈禍於國乎是不然其爲信陵謀
者乃所以爲魏謀也何則秦有并吞六國之心久矣六國
不滅其心不已趙魏與國也唇亡則齒寒皮朽則毛落其
勢然也其拔趙而必擊救之者秦之虛聲也不敢救趙而
坐視其拔者魏之實禍也蓋秦伐魏趙拔亦伐不拔亦伐
拔趙而伐其伐亟其禍大不拔而伐其伐遲其禍小由是
言之殺晉鄙以奪其兵特鄙一身之不幸而魏國之幸也
然則使嬴不輕用其死王能任之或止助信陵以相魏魏
其興乎賀長雄者將不在秦而在魏乎是又不然其輕用

其死余是以知其無能爲也何則方羸之時士知死名以爲義而不知死義以爲義者紛紛自以爲莫已若也非惑歟蓋可以死而死義以成仁者也不死則無勇不可以死而不死仁以成義者也必死則傷勇羸於是二者不爲管仲之不死而必爲田光之必死果何謂哉且士之所以不能有爲於世者有物以累之也死生亦大矣而羸不以動其心以之有爲焉往而不暇奈何功名分止此耳嗚呼其戰國之奇士而名教之罪人乎

擬梁惠王送衛鞅還秦文

楊維禎

將軍吾故相公孫座之中庶子也座嘗薦將軍於寡人又

勸寡人不用必殺之寡人不殺意有以用將軍也未幾將軍西入秦遂忘寡人寡人將徼福於將軍而將軍獻策伐魏豈宗國之望於將軍者乎公子卬與將軍素昆弟交將軍遺書於卬將與卬面盟以解兩國之兵卬信將軍將軍劫盟而執卬大破吾魏將軍亦豈竒男子哉楚子虔重幣甘言以執蔡侯春秋疾其傾危也書誘執以垂百世之惡將軍立丈木之信以治秦已乃賣信執卬書之史策不示惡百世乎夫馭人以欺者人亦欺於我公子虔杜門不出者八年固將有間於將軍吾已知將軍必反魏矣將軍反魏是將軍送腑腦於寡人而寡人不忍也納之他國他國

又將軍仇仍納諸秦將軍可以死生惟將軍自審處之魏人送鞅於秦秦人殺鞅車裂以徇盡滅其家云

梁惠王葬議

楊維禎

惠王葬有曰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爲棧道而葬羣臣多諫沮太子不聽犀首問諸惠施施引文王更葬事太子施期而葬余怪惠子通古學而不及訂諸禮春秋何也春秋於宣公八年書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書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穀梁以爲雨不克葬喪不以制左氏以爲雨不克葬禮也二說何從士喪禮有潦車篋笠之具而王制謂庶人

葬不爲雨止則先王亦慮及於此而爲之先備矣然或雨雪之甚泥潦之深治葬之臣子會葬之諸侯備有所不給則豈可以遠日爲拘比於庶人而必狼籍以葬乎說禮者謂庶人不爲雨止則諸侯大夫宜爲雨止而春秋書克葬者實與其以雨止而成乎葬也梁襄之葬其父不幸天大雨雪必欲治棧道以葬羣臣之諫不能止而止於惠施之言施所引楚山之事以爲文王之義此市井之論而施本之以爲義此戰國之士不學之陋也然其說也亦能使其君弛期而更葬則亦合禮於人情而以爲義法文王則吾未知也

或問夷門監者

楊維禎

或問夷門監者比四豪之客爲何人其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如薛公之所敬上客者三人乎不然何公子虛左以迎監者上車不遜公子執轡而愈恭乎抱遺老人曰噉哉夷門監者乃刺劫之魁耳何上客之有哉矯令奪兵於趙則有功於魏則不忠公子師不忠之人何以爲公子余獨取信陵之客一人焉公子有自功之色客說公子曰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吾以上客歸其人而史氏不以姓名書惜哉

擬漢爲公子無忌置守冢五家詔 李 濂

昔者武王克商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所以褒賢聖風
四海也朕過大梁聞魏安釐王時有公子無忌者謙恭禮
士不耻下交執轡監門枉駕屠市卒賴士力卻秦救趙威
震于諸侯即成大伐益敦退讓而趙之君臣感德服義口
不忍言獻五城可謂一世之雄豪矣閭代寢遠風槩猶存
今冢墓荒涼鞠為茂草朕甚愍之特命郡國為公子置守
冢五家俾世世以歲時奉祠公子仍復其家亡與他事庶
得專守塋域防禁樵採以慰公子于九原所司其欽承之
勿忽

安都

秦觀

臣聞世之議者皆謂天下之形勢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
於梁則天下之衝而已非形勢之地也故漢唐定都皆在
周雍至五季已來實始都梁本朝縱未能遠規長安蓋亦
近卜於洛陽乎而安土重遷眷眷於開封之境非所以爲
萬世計也臣竊以爲不然何則唐漢之都必於周雍本朝
之都必於梁而後可也夫長安之地左轂函右隴蜀襟憑
終南太華之山縈帶涇渭洪河之水地方數千里皆膏腴
沃野卒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形勢便利下兵於諸侯如建
瓴水四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自古號爲天府開封地平
四出諸道輻輳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

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諸水參貫巾車錯轂蹄踵交道
軸轡銜尾千里不絕四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
號爲戰場洛陽左瀍右澗表裏山河扼穀澗之隘阻成臯
之險直伊闕之固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不如雍
以戰則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爲重自古號爲天下之咽喉
凡天下之形勢無過此三者也故彼蜀之成都吳之建
業皆霸據一方之具而楚之彭城特盜賊之窟耳易曰天
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
險者豈必山川丘陵之謂哉在天而不可升在人而不可
奪則皆爲險矣夫雍爲天府梁爲戰場周爲天下之咽喉

而臣以謂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
者漢唐以地爲險本朝以兵爲險故也漢高祖曰吾以羽
檄召天下兵莫有至者武帝曰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發
兵郡國蓋漢踵秦事郡國背道材官有變則以符檄發之
京師惟有南北兩軍有期門羽林孤兒以備扈從唐分天
下爲十道置兵六百三十四府其在關中者惟二百六十
有一府府兵廢始置神策爲禁軍亦不過數萬人以此見
唐漢之兵皆在外也故非都四塞之國則不足以制海內
之命此所謂以地爲險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
兵宿於京師名挂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

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
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爲險者也
夫以兵爲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以地爲險者不可以都
梁也而昧者乃以梁不如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於時
變矣夫大農之家連田阡陌積粟萬斛兼陂池之利並林
麓之饒則起居必卜於郊野大賈之室歛散金錢以逐什
一之利出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
則所操之術殊則所託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崱漕
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贍矧欲襲漢唐之迹而
都周雍之墟何異操大賈之術而欲託大農之地也由是

言之彼周雍之地者漢唐之險耳本朝何賴焉

按少游此議蓋附會本朝而爲之說非中正之見也

余嘗著論駁之漫錄于左

宋都汴論

李 濂

余每見世之君子喜誦吳起在德不在險之語以爲千古
名言竊謂起之言信美固不可以人廢但失內外交修之
意耳何則德與險可相有而不可偏廢也是故爲國者德
爲本而險次之蔑德而恃險弗可也有德而無險亦弗可
也不觀諸易與周禮乎易坎之象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
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周禮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山林川澤之阻故自古帝王必依險以立國固常嚴乎內治之修而亦不少弛乎外患之慮若文王邑豐武王遷鎬成王宅洛漢唐都關中皆爲長治久安之畫者也宋因五代之舊而建都於汴可謂失計之甚矣夫汴平原曠野無險阻可守張儀謂其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固戰場也酈生說漢高亦曰陳留天下要衝四通八達之郊歷稽往牒古無建都於此者魏本都安邑苦秦侵伐不得已東徙大梁厥後秦使王賁引河灌城王假就虜滿城魚鱉矣朱全忠之篡唐也居汴不過五六年耳唐莊宗舉兵伐之其禍烈於王假石敬瑭因之耶律

長驅少帝被執視全忠之禍則尤烈焉藝祖英武振世創業之賢君也覆轍如此乃不之鑒而襲周都汴遂貽子孫北狩之耻使中原淪於殊俗卒不可復推厥禍原由其忽遠圖而昧大計也尙誰咎乎末年西幸洛陽有留都之意而羣臣不從太宗時爲晉王扈從力言其非便藝祖曰遷洛尙未也終當居長安耳晉王引吳起在德不在險之語以諷藝祖不答由是知藝祖之智非不知汴之不可都也特沮於衆論少獨斷耳夫旣安於都汴當思慎固根本之地以伐外寇之謀可也矧燕薊去北邊爲不遠一旦敵人南下何以禦之曾不是慮而君臣上下以爲宴然無事故

景德中契丹入侵朝議欲爲太王避狄之謀寇萊公力主親征卻之然猶增歲幣數十萬慶厯中又肆無厭之求富鄭公以彊詞折之然亦增歲幣數十萬靖康復入侵廟堂援故事請和金人不許乃括京城内外金賂之不滿其欲青城之邀倉卒無策以應而國勢遂不可支矣嗚呼使當時蚤從藝祖之言西遷於洛豈有二帝蒙塵瑣尾流離之禍哉憶在仁宗之朝范文正公時爲陝西安撫使上疏曰天有九關君有九重請修京城以壯帝居營洛陽以備巡幸太平則居汴京水陸都會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洛陽山河表裏之宅以保中原且關中自古興王之地百二

天險亦宜留意仁宗將從之而沮于余靖之言其議遂寢
范公之高見遠識實與藝祖合誠非在廷諸臣可及朱子
稱其爲宋室第一流人物豈溢美哉或曰國之廢興天也
非人之所能爲也是故天運苟在丘墟金湯天運已去何
險足恃陽九遘厄厥數否塞人欲以區區智力挽回於其
間抑難矣曰天道遠人事邇何謂天道運數是也何謂人
事修德恤民用賢去奸凡可以壯吾國勢銷患於未萌者
皆是也苟不盡力於人事而一聽於天數則將坐俟危亡
而莫之自強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有天下國家者
其尙懋於圖治以祈天永命慎勿惑於茫不可稽之天數

哉

讀宋史

何喬新

元祐初宣仁臨朝司馬光呂公著在政府蘇轍劉安世孔文仲在諫臺蘇軾程頤范祖禹之屬居侍從羣賢協心取熙豐病民之法一切更之而主其法者悉從貶逐蔡確章惇呂惠卿之徒或竄炎荒或黜散秩天下拭目想見太平及宣仁崩章惇相熙豐羣邪唾掌而起布在朝著於是賢人君子一曰充塞嶺南而凡以正直自名者無一得脫于禍延及宣和之末士氣消人心去外患啟而宋事不可為矣君子曰元祐諸賢之禍蓋生於激也水之激也覆舟矢

之激也傷指天下之事過於激者其禍必至於不可救古
之君子處變故之際以忠恕之心行寬平之政故卒免於
報復之禍惜夫諸賢不審於此也熙豐之法固多病民然
其間亦有一二可行者不問是非一切紛更之則過矣熙
豐用事之臣固多狡佞大者均逸外藩小者斥居州縣亦
可以已矣而任言責者滌瑕索瘢攻擊不少恕與制命者
擿微發隱惟恐其罪之不昭不亦甚乎孔子曰人而不仁
疾之已甚亂也諸賢之於羣小疾之亦已甚矣彼熙豐小
人惴惴無所容則其協以謀我求逞其毒以快其忿者將
無所不至矣一旦主心既移乘隙而動諸賢欲自全於世

其可得邪夫主人攻盜也猶有怛心焉盜之攻主人也凡
可以剗刃者極其力而後已故始也陳瓘劉安世糾劾羣
奸終也楊畏來之邵培擊善類始也蘇軾草制過於抑揚
終也林希草制極其醜詆始也貶死瘴江者蔡確一人耳
終也劉摯呂大防之屬死于嶺海不知其幾豈非禍生於
激也賢人君子之受禍固不暇計國勢陵夷至于不可復
振不亦悲乎嗚呼世之君子當其時而遇其事尙以元祐
諸賢爲監哉

汴說

王安石

古者卜筮有常官所諏有常事若考步人生辰星宿所次

嘗相人儀狀色理逆斥人禍福考信於聖人無有也不知
從何許人傳宗其說者澶漫四出抵今爲尤蕃舉天下而
籍之以是自名者蓋數萬不啻而汴不與焉舉汴而籍之
蓋亦以萬計予嘗眎汴之術士善挾奇而以動人者大抵
宮廬服輿食飲之華封君不如也其出也或召焉問之某
人也朝貴人也其歸也或賜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坐
其廬旁厯其人之往來肩相切踵相籍窮一朝暮則已錯
不可計竊異之且竊難曰吾儕治先聖人之言而脩其術
張之能爲天子營太平歛之猶足以視身正家顧未嘗有
公卿徹官若是其卽之勤也或曰子知乎渴者期於漿疾

者期於醫治然也子誠能爲天子營太平禔身正家彼所
存勢與位爾勢不盈位不充則熱中熱中則惑勢盈位充
矣則病失之病失之則憂惑且憂則思決以彼爲能決子
亦能乎不能則無異其卽彼踈此也因寤不復異久之補
吏淮南省親江南有金華山人者率然相過自言能逆知
禍福噫今之世子之術奚適而不遇哉因以汴說諭之

辭權知開封府劄子

歐陽修

臣伏聞內出誥勅各一道付閣門除臣兼龍圖閣學士權
知開封府臣以庸拙久塵侍從初無勞效以伸補報日夕
循省常愧心顏今者曲蒙聖慈誤加選用豈可苟避繁劇

輒希辭免蓋臣有不得已者須至縷陳臣自前歲已來累
有奏列乞一外任差遣蓋以臣久患目疾年齒漸衰昏暗
愈甚又自今年春末忽得風眩昨於韓絳入學士院勅設
椅衆坐之中遽然昏踣自後徃徃發動緣臣所修唐書已
見次第欲俟書成便乞補外豈期聖造委以治繁臣素以
文辭專學治民臨政既非所長加以早衰多病精力不彊
竊慮隳官敗事上誤聖知兼所修唐書不過三五月可畢
置局多年官吏拘留糜耗供給今已垂成若別差人轉成
稽滯欲望聖慈矜臣衰病才非所長欲乞別選才能許臣
且仍舊職候唐書成日乞一外任差遣以養衰殘取進止

嘉祐三年
六月上

翰林侍讀學士右正言馮京改翰林學士知制誥

權知開封府制

王安石

勅學士職親地顯而開封典治京師非夫忠厚仁恕而有
文學政事之能孰可以任此具官某造行直方受材博敏
踐更中外士林顯稱論思禁林尹正幾旬詢謀惟允其往
懋哉可

翰林學士知制誥權知開封府馮京轉官加勳邑

制

王安石

先帝以盛德成功克終天祿眇然在疚永念嗣訓非左右

之良孰與濟此哉具官某秉哲蹈義士民所望尹正京邑
善聲流聞邦有大資當由貴始往膺榮祿無替厥修可

開封府羣見致辭

林希

臣希等伏以聖人在上首善始於京師天下修文貢士興
於剛畝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仰稽古道下育人材發明詔
於多方命興賢於列郡臣等謬當詔旨輒與能書雖爲草
野之臣得奉天庭之貢

代開封知府諸廟謝雨文

韓琦

粵自涼秋以來嘉澍未洽雖宸衷之在念顧稽事以爲虞
式是靈祠莫茲神壤奉吉蠲而致禱冀聰直以垂休上符

宵旰之懷下慰編齊之望會風期於少女驅雲族於太山
會未崇朝遽均和澤壤父輟耕而相賀祠官霑服以言旋
濟旱歲以作霖畢蘇民察兆豐年而爲瑞協助聖猷爰被
詔於禁中俾涓辰而報貺用陳馨薦祇答蕃釐涼精意之
攸歆固嘉應之斯在尙饗

祭河神文二

于謙

曩者河水爲患薄近城邑修築堤岸勞費財力建祠妥靈
水患乃息大雨時行民事當憂希神默相降祉垂休隄防
鞏固河道安流今特遣官祭以牲醴誠意感孚災患消弭
戴神之惠曷其有已

二

惟神毓秀陰陽或流或峙成象在天成形在地相順則爲生成相反則爲克制惟城惟隍以屏以蔽祀典攸崇生民依庇茲者河水爲患民勞財費番成厥功乃值乖異水不由北而反南至意者或祀缺於事神或冒犯乎禁忌今特遣官牲醴以祭惟神垂床除害興利北河則順遵乎洪流南岸則增崇乎地勢民無久勞事乃克濟萬古千秋戴神之惠

于肅愍之巡撫河南也其爲吾民經畫建百世之利者甚多而捍禦黃河厥績尤著觀祭河神文二篇亦

可見其用心之懇惻矣謹錄之以爲後之君子告

景靈宮修蓋英宗神御殿上梁文 王安石

天都左界帝室中經誕惟僊聖之祠夙有神靈之宅嗣開
宏構追奉睟容方將廣舜孝於無窮豈特尙漢儀之有舊
先皇帝道該五泰德貫二儀文摛雲漢之章武布風霆之
號華夏歸仁而砥屬遐荒馳義以駿奔清蹕甫傳靈輿忽
徃超然姑射山無一物之疵邈矣壽丘臺有萬人之畏已
葬鼎湖之弓劍將游高廟之衣冠今皇帝孝奉神明恩涵
動植纘禹之服期成萬世之功見堯於羹未改三年之政
乃眷熏修之志壤載營館御之新宮考協前彛述追先聖

廟廊列峙寢門可象於平居門壁旁開輦路故存于陳迹
官師肅給斤築隆施揆吉日以他徒舉修梁而考室敢申
善頌以相歡譔

拋梁東聖主迎陽坐禁中明似九天升曉日恩如萬國轉
春風

拋梁西瀚海兵銷太白低王母玉環方自獻大宛金馬不
須齋

拋梁南丙地星高每歲占千障滅烽開嶺徼萬艘輪畫引
江潭

拋梁北邊城自此無鳴鏑卽看呼韓渭上朝休誇竇憲燕

然勒

拋梁上彷彿神遊今可想風馬雲車世世來金與玉年年享

拋梁下萬靈隕祉扶宗社天垂嘉種已豐年地產珍符方極化

伏願上梁之後聖躬樂豫寶命靈長松茂獻兩宮之壽椒繁占六寢之祥宗室蕃維之彥朝廷表幹之良家傳慶譽代襲龍光肩一心而顯相保饋祀之無疆

開封府上梁文

楊億

受三靈之眷命開百世之丕基居中土以制四方坐明堂

而朝萬國上觀玄象設路寢而闢應門下鑿黃圖定神州
而分赤縣玉帛駿奔而薦至舟車輻湊以交馳居民最處
於浩穰寰宇共瞻於表式伏遇皇帝陛下道光上聖仁洽
普天性堯舜之聰明體禹湯之勤儉垂衣裳而布政懸法
象以授時旰食視朝但精求於理本臨軒遣使常散採於
民謠物情而煦育如春王道而坦平若砥故得五兵不試
邊陲無金革之聲四序由康隴畝起倉箱之詠敦淳反朴
黎民盡致於可封獻費輸琛異域曾無於後至混車書而
一統頌正朔於四夷卜年遠過於成周拓土更逾於疆漢
乃眷京畿之千里旁連魏闕之九重包括諸華儀刑列郡

疆理既推於廣斥閭閻最號於便蕃豈惟俠少之場所謂
帝王之宅爰求控壓實在元良皇太子道契黃離位隆蒼
震問安視膳素彰周寢之勤主鬯承祧爰踐漢儲之貴自
春宮而育德鎮天邑以分憂誕揚慈惠之風廣布神明之
政綠林屏息絕吠犬以堪驚玉燭均調無喘牛而可問於
是決斷簿書之暇經營土木之功廣棟宇之新規集班輸
之絕藝揮斤者成市荷鍤者如雲度榭榭杞梓之材召丹
雘圻墁之匠百堵皆作不日而成梁橫蟠螭以蛻蛻瓦疊
鴛鴦而迤邐堂皇有煒廳事斯嚴廊回合以四周庭清虛
而中敞制度迭彰於壯麗形容備極於巍巍足以明東朝

副貳之尊表南府鎮臨之盛今茲吉日將畢奇功爰自拋
梁式申犒勞散金錢而滿地堆餅餌以如山卮酒彘肩盈
樽滿案極量而飲應不羨於單醪實腹而食固如填於巨
壑既醉以飽式舞且歌同承渙汗之恩共樂昇平之化

拋梁東四方百粵慕華風毛車遠涉浮天浪歡呼鼓舞未
央宮

拋梁西雪嶺金河路不迷萬里玉關皆我土葡萄苜蓿徧
高低

拋梁南跼焉浪泊聖恩覃大貝明珠盈帑藏崔嵬銅柱拂
煙嵐

拋梁北匈奴逃遁空沙磧茫茫絕漠淨無塵待上陰山重
刻石

拋梁上非煙灑氣何蕭爽歷歷天邊種白榆亭亭雲際峩
僊掌

拋梁下萬井繁華堪大詫家家樓閣倚晴空處處絃歌樂
皇化

伏願拋梁之後風調雨順時和年豐聖壽靈長與大椿而
難老邦家鞏固將磐石以無窮少海長浮於厚載前星永
耀於玄穹濟濟宮庭之僚屬森森天府之賓從盡預商山
之羽翼咸依儉幕之芙蓉將吏奔趨而有幸軍民撫育以

皆同悉傾心而奉上並竭節以向公路絕寇攘夜戶而從
茲不閉人無爭訟園扉而自此常空百姓咸躋於壽域八
方悉被於仁風然後我皇帝千秋萬歲長端拱以居中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韓愈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惟皇帝陛下
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邇無不協遠無不賓神人以和風雨
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敷榮異
實共蒂既叶和同之慶又標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微莖何
極於造化親逢嘉瑞小臣嘉遇於休明

跋學士院題名記後

歐陽修

汴京遺蹟志卷十八
余鄉在翰林七年嘗以謂宰輔有任責之憂神仙無爵祿
之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閒而兼有人天之樂者惟學士也
自頃以來叨被恩私俾參政論力疲矣而勤勞不得少息
心衰矣而憂患浩乎無涯却思玉堂如在天上偶因發篋
問覽題名不覺慨然遂書於此嘉祐八年中秋日也

跋夷門市廛圖後

王惲

孫樵讀開元雜報至生恨不爲太平人豈聲明文物矯首
拭目間可喜而觀可樂乎近閱夷門市廛圖其風物氣習
備見政和間流宕浮靡之俗然非盛極無以臻此予生長
汴梁及見百年遺老往往尙能談向時風物令人不覺有

孫氏之嘆但二帝播遷已兆朕於此所謂治亂之跡接踵
相尋也畫品則穠纖巧麗出內供奉手無疑正可與夢華
錄互爲之覽耳至元丙子二日觀於平陽寓舍夏六月重
見於汴京試院中明年夏六月立秋後一日連雨中靜坐
偶書於燕東開陽坊李黃門之故堂

跋汴京留守兼開封尹宗澤誥後 蘇伯衡

謹按公元祐六年年三十六進士及第調館陶尉歷龍游
膠水趙城令政和二年改官知掖縣差通判登州道士高
延昭恃勢犯法公窮治之不少假延昭至京師因林靈素
訴公改建神霄宮不當公既乞祠而歸猶坐削奪羈置鎮

江實宣和元年以四年郊恩敘復就差監鎮江酒官此則當時所被誥也六年除通判巴州事靖康二年御史中丞趙過庭等薦公可臺職召赴闕梅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改計議使議者以公剛方難合必不屈徒死無益乃不遣行會選易河朔帥守擢公直祕閣加磁州加河北義兵都總管遷祕閣修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卽授以天下兵馬大元帥公爲副元帥暨高宗卽位南京命公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用尙書左僕射李綱薦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爲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建炎二年秋薨於汴

有旨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留守而遽以訃聞詔
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先是公上休致之謝特授朝散大
夫後恤典行累進其階由通議大夫至開封儀同三司詩
不云乎無競維人若公者非所謂命世之大材歟方公盛
年置之散地且踰三紀一忤權幸坐廢四年及河北事勢
危急始舉以授之公年已六十八矣其授任居守也二
帝北狩高宗南巡於斯之時岌岌乎如以一縷之線引千
鈞之石而臨萬仞之淵尙賴公雖老奮然自以身任恢復
之事夫何規模甫定功業垂成而時宰見忌遇事輒從中
沮之公不勝憂憤疽發于背而死茲非有志之士所謂太

息流涕者邪公旣薨而宋竟失中原矣豈人之無祿而天
不怒遺也將未欲混一而遽奪之也於戲喪亂之來必生
弭亂之材以極其後公材畧不世出天固生之徽宗固不
用之高宗雖用之又未免以小人間之是則公之吞志以
沒宋之偏安於一隅者豈天運哉抑亦有人事焉覽是誥
者未可直以爲足見一代故事也此誥行於宣和四年壬
寅後二百八十二年爲今洪武六年癸丑公七世孫經重
加校定且請其表兄蘇伯衡識公削奪之由并官伐之概
以便觀者而伯衡輒以所素慨者繫之實是歲之十月二
十日也

按宗中簡公出處實繁汴京存亡平仲之跋是誥也
頗悉公之平生故錄之

跋東京夢華錄

李濂

幽蘭居士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一冊十卷凡宋之京城河
渠宮闕官府寺觀橋巷市井勾肆大而朝賀典禮小而口
味戲劇無不詳備可謂勤矣元老不知何人觀是錄纂述
之筆亦非長於文學者大抵是錄擬宋敏求東京記而作
東京記上中下三卷上卷爲宮城周五里唐宣武節度治
所建隆三年廣成之北隅用洛陽宮殿之制修之中卷爲
舊城周二十一里唐汴州城也號闕城亦曰裏城下卷爲

新城周四十八里周世宗所築羅城也號國城亦曰外城
敏求嘗撰長安河南二志其學閎博元老不逮也元老自
序自徽宗崇宣二年癸未入京師至靖康元年丙午避兵
南徙蓋寓京師者二十有三年故紀載時事極爲詳備但
是時艮嶽已成梁臺上方寺塔俱在而錄內無一言及之
不知何也由是觀之則元老之所遺漏者抑多矣嗟乎自
靖康丙午迄今五百餘年兵燹之所燔蕪黃河之所衝淤
都城勝蹟湮沒殆盡覽是錄者能無黍離之悲乎

跋空同子觀燈行後

李濂

宋郡元夕燈火之盛至政和宣和之間極矣是時歲穀屢

登四方無事天子方樂于宴安倦于治理不復加意于綱
紀法度之間而儉夫小人務悅其君者又倡爲豐亨豫大
之說以逢迎之於是縱意肆欲大起鰲山之戲煙花火樹
照耀城闕而生民膏血爲之枯竭今觀東京夢華錄暨宣
和遺事所載令人驚怛惻惋不能自己嗚呼不作無益害
有益召公明訓也徽宗其情于此邪顧乃優游娛嬉以坐
致靖康之亂實人事舛錯爲之惡可獨歸之于天數哉空
同李獻吉先生爲余書其所撰觀燈行手卷蓋自喜其得
意之作竊觀空同此篇實擬唐李嶠汾陰行而作雄渾古
朴雖不逮嶠然其詞采煥發亦一代之傑作也晦日偶展

閱一過漫書其後

意之於... 同李... 姓... 自益... 味... 然... 之... 所... 登...

汴京遺蹟志卷十九

三怡堂叢書

明 李濂 撰

藝文六

賦一

梁王菴園賦

脩竹檀欒夾池水旋菴園並馳道臨廣衍長冗坂故徑於
崑崙狼觀相物芴焉子有似乎西山西山陞陞卹焉隗隗
巷路婁窳崑巖竊窳窳焉暴燥激揚塵埃蛇龍奏林薄
竹遊風踊焉秋風揚焉滿庶庶焉紛紛紆紆騰踊雲亂枝
葉翬散摩來幪幪焉谿谷沙石澗波沸日浚浸疾東流連

焉麟麟陰發緒菲菲閭閭謹擾昆雞蜺蛙倉庚密切別鳥
相離哀鳴其中若乃附巢蹇鷺之傳於列樹也櫪櫪若飛
雪之重弗麗也西望西山山鵲野鳩白鷺鶻桐鷓鴣鷓鴣
翡翠鴝鵒守狗戴勝巢枝穴藏被塘臨谷聲音相聞喙尾
離屬翱翔羣熙交頸接翼關而未至徐飛犴獠往來霞水
離散而沒合疾疾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雪也予之幽冥究
之乎無端於是晚春早夏邯鄲襄國易陽之容麗人及其
燕飾子相子雜選而往款焉車馬接軫相屬方輪錯轂接
服何以披銜跡驟自奮端絕怵惕騰躍水意而未發因更
陰逐心相秩奔隧林臨河怒氣未竭羽蓋繇起被以紅沫

濛濛若雨委雪高冠扁焉長劍閑焉左挾彈焉右執鞭焉
日移樂襄遊觀西園之芝成宮闕枝葉榮茂選擇純熟挈
取含苴復取其次願賜從者於是從容安步闕籬走兔俛
仰鈞射煎熬炮炙極樂到暮若乃夫郊采桑之婦人兮桂
楊錯紆連袖方路摩馳長幾便娟數顧芳溫往來接神連
未結已諾不分縹併進靖儻笑連便不可忍視也於是婦
人先稱曰春陽生兮萋萋不才子兮心哀見嘉客兮不能
歸桑萎蠶饑中人望奈何

按菟園梁孝王之苑名也梁孝王武漢文帝子景帝
之同母弟竇太后之少子太后甚愛之賞賜不可勝

計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
二十餘里此賦始終鋪敘苑囿之盛畧無規警之辭
乘正直人也或非其真筆而子臯素善詆諧爲賦疾
而不工宋人章樵亦嘗疑此篇爲臯作其知言哉

忘憂館柳賦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枚乘爲柳賦
其辭曰

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透遲而含紫葉萋萋而吐綠出入
風雲去來羽族旣上下而好音亦黃衣而絳尾翹噍厲響
蜘蛛吐絲階草漠漠白日遲遲于嗟細柳流亂輕絲君王

淵穆其度御羣英而翫之小臣瞽聵與此陳詞于嗟樂兮
於是樽盈縹玉之酒曾獻金漿之醪庶羞千族盈滿六庖
弱絲清管與風霜而共雕鎗鎗啾啾蕭條寂寥雋又英旌
列襟聯袍小臣莫效於鴻毛空銜鮮而噉醪雖復河清海
竭終無增景於邊撩

邊撩言柳之邊稍也自喻無
細微之補報徒竊飲食而已

大河賦

覽百川之弘壯兮莫尙美於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兮出積
石之差峩登龍門而南遊兮拂華陰與曲阿凌砥柱而激
湍兮踰洛汭而揚波體委蛇於后土兮配靈漢於穹蒼貫
中夏之幾甸兮經朔方之遐荒歷二周之北境兮流三晉

之南鄉秦自西而啟壤兮齊據東而畫疆殷徒涉而永固
衛遷濟而遂強趙決流而却魏嬴引溝而滅梁思先哲之
攸歎何水德之難量

雪賦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菟園乃置
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俄而微
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授簡於
司馬大夫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俾色揣稱爲寡人賦之
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
山峙於西域岐昌發詠於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曹風以

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表丈則
表沴於陰德雪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乃立律窮嚴
氣升焦溪涸湯谷凝火井滅溫泉冰沸潭無涌炎風不興
比戶瑾扉裸壤垂緇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連氛累霧
掩日韜霞霰浙瀝而先集雪紛糝而遂多其爲狀也散漫
交錯氛氲蕭索藹藹浮浮漶漶奕奕聯翩飛灑徘徊委積
始綠薨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初便娟於墀廡末縈盈於
帷席旣因方而爲珪亦遇圓而成璧眇隰則萬頃同縞瞻
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璧逵似連璐庭列瑤階林挺
瓊樹皓鶴奪鮮白鷗失素紈袖慙治玉顏掩嫋若乃積素

未虧白日朝鮮爛兮若燭龍銜耀照崑山爾其流滴垂水
緣雷承隅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至夫繽紛繁鷺之貌
皓汗皦潔之儀迴散縈積之勢飛聚疑曜之奇因展轉而
無窮嗟難得而備知若乃申娛玩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
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酌湘吳之醇酎御狐貉之
兼衣對庭鴟之雙舞瞻雲鴈之孤飛折園中之萱草擁階
上之芳薇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違馳遙思於千里
願接手而同歸鄒陽聞之懣然心服有懷妍唱敬接末曲
於是乃作而賦積雪之歌歌曰攜佳人兮披重幄揆綺衾
兮坐芳綉燎薰鑪兮炳明燭酌桂酒兮揚清曲又續而爲

白雪之歌歌曰曲旣揚兮酒旣陳朱顏酩兮思自親願低
帷以昵枕念解珮而褫紳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
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潔於陽春歌卒王乃尋繹吟詠
撫覽扼腕顧謂枚叔起而爲亂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
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玄陰凝不昧其
潔太陽曜不固其節節豈我名潔豈我貞憑雲升降從風
飄零值物賦像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污隨染成縱心皓然
何慮何營

此賦本惠連作而假梁王鄒枚司馬以爲辭其曰授
簡於司馬大夫蓋設言也抑亦賦之變體者歟

學梁王菟園賦

或重古輕今者僕曰何爲其然哉無知音則已矣聊爲古賦以奮枚叔之製焉

碧山倚巘崎兮象海水碣石朝日晨霞兮
施紅壁仰望沈寥兮數千尺磴硬嶮嗽汨
漉成岫谷呼而窟竇哮礧礧確紫蕪丹
駿苔點綺縵若斷若續如此者百有十處
奔水激集潏溟絜渠瀟滢吐吸跳波走浪
濺沫而相及滉漾長驚澆灌遠注無時
息焉青樹玉葉彌望成林亦有輪囷礧
碗一枝百頃萬葉共陰縹草丹蘅江離
蔓荆酷郁交布原滿臨平於是金塘涵
演綠竹被坂繚繞青翠近而復遠白砂

如積雪者焉碧石如圓玦者焉水鳥駕鵝鸕鴻鴈上飛
衡陽下宿沅漢十五五忽合而復散乃有綺雲之館頽
霞之臺其樂足以棄國釋位遺死忘歸也若夫墨翟商瞿
之倫學兼師術才叅道真方駕連軫于沼之濱乃射宿餌
魴前繳鵲鷓青黏黃梁曜鼈截羹臠狔柘漿窮嬉極娛雲
翱兮煙翔超然左覽蒼梧右睨鄧林崩石梧岸側叻藏陰
建至山頂丹壁四平靈木夾道神草列生俯瞰太一下視
流星既投冠而棄劔亦扒魄而盪靈於是大夫之徒稱詩
而歸春陽始暎朱華末希卒逢邯鄲之女蕙色玉質命知
其麗攢連映日綺裳下見錦衣上出雖復守禮令人意失

遂謠曰碧玉作椀銀爲盤一刻一鏤化雙鸞乃報歌曰美人不見紫錦衾黃泉應至何所禁妃因別曰見土客兮心歷亂送短詩兮懷長歎中人望兮蠶既饑踈蹠暮兮思夜半

明堂賦

臣聞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也在國之陽于己之方廣大乎天地之象高明乎日月之章崇百王之大觀揭三宮之中央昭壯麗於神州宣英茂於皇猷頒金玉之宏度集八神之丕休故可祀先王以配上帝坐天子而朝諸侯者也粵自蒼牙開極黃靈耀德築穴以革棟宇以橧徹太古之

弊明大壯之則風雨收止宮室斯美將崇高乎富貴之位
統和乎天人之理乃聖大造明堂肇起明以清其居堂以
高而視壁廓焉而四達殿歸焉而中峙禮以潔而儉必表
之以茅教以清而流故環之以水暨二帝之述焉合五府
而祭矣逮夫夏禮秩秩奉以世室商祀穆穆制以重屋神
禹卑宮階以一尺之崇成湯受命革以三尺之盛赫赫周
堂制度景彰七筵兮南北之廣九筵兮西東之長堂并包
於五室室辨正於五方左青陽而右總章面明堂而背北
室耽然太室儼乎中黃都徽名之在南取盛德之向陽或
謂厥堂惟一厥室惟九闕闔其三十六戶疏達兮七十二

廟亦規上而天覆復矩下而坤厚近郊之宮廣而能受通
天之宇高而弗隅八方象其幅員九陛參其前後肅肅焉
聽政之廟應辰而周彰趨趨焉承天之柱列宿而相望環
林兮葱蔥圓海兮泱泱既方舟而經梁復素飾其廼墻陳
位序以有嚴議法象而必臧示邦域之景鑠期人神之樂
康左有辟雍天子學宮墳籍浩以明備文物森其會同奉
三壽以最天下之孝設三乏以勸諸侯之風右有靈臺庶
民之來若經始於神明廼占候於昭回天之道也惟默默
以有象聖之心也蓋惕惕而無災此三雍之大者故百世
以欽哉若夫約周之禮稟夏之正天子升青陽之位體大

德之生彼相協謀有司奉行慶賜必均厯象必明布農事
於準直習舞德於和平止伯益之伐木禁蚩尤之稱兵惟
倉廩兮賑天之窮惟幣帛兮禮邦之英無隱不彰無潛不
形亨蒙嘉嘉之至仁湯湯之醇粹此明堂之春也萬物爲
之榮又若炎以繼天羲以永日始於仲呂之管復于清宮
之律天子乃登諸明堂暨夫太室命盛樂以象德致大雩
以祈實升高明而有豫定心氣而無逸靜百官之事驅五
穀之疾無縈於闕無難於門止北伐之威以助養於生生
導南風之和以飾喜於元元此明堂之夏也萬物爲之繁
爾乃象正火位德王金行羽漸于南嚮穀萬斯而西成

天子乃居總章之奧奏清商之聲圖有功而專任詰不義而徂征脩法制以謹收藏之令養衰老以惻搖落之情同我度量平子權衡人社以崇厚兆民報本之志神倉以秘示萬邦致孝之誠此明堂之秋也天下爲之清及夫蟲介時分虎威夕永詩人發其涼之詠日宮賓可愛之景天子乃北堂以居南面而省錫飲蒸之慶從祀寒之請於是戒門閭備邊境勞三農於休息警百辟於恭靖闕市必易宮室必整無用之器斯徹無事之官必省飭國典以俟來歲之宜講武經以肅萬邦之屏此明堂之冬也天下爲之靜斯乃順其時與物咸宜適其變使民不倦者也稽夫宗祀

之文大享之辰上儀乎皇皇盛節兮彬彬比於郊也我則
取文之勝方其廟也我則取質之純損益其禮尊嚴其親
五天之座赫赫以陳五帝之席奕奕而倫惟太室之位迺
上帝之神作配者先王從祀者五臣樽斝離離玉幣莘莘
牲牢之舉既遵於夏后蔬果之薦復本於周人禮無不當
誠無不臻聖人於是出齋宮而肅肅被法服而循循酌一
獻以從質躬百拜以表寅司儀實相樂正攸賓進俎豆之
吉蠲羅篚虞之輪囷六樂咸在統美乎列皇八風相盪同
和平大鈞下舞上歌蹈德詠仁非常之祭駿及者萬國莫
大之孝蟻懷者兆民於是神醉其德人樂而極太史書於

策大夫頌於國頌曰明堂崇之明王祀之禮以成之樂以歌之光天下之教以化之若夫元朔會同羣后對越穆穆乎舜門之闡晰晰乎宣燎之發帝時待旦而久求衣以先紆黃組冠通天建日月服乾坤佩干將升崑崙進山嶽之圭當雲龍之軒正聖人之大寶示天下之有尊巍巍焉負展而立濟濟焉辨色而入太常正其等衰九賓序其名級中階之前三公屹然應門之外九采察焉阼階之東諸侯以同西階之西諸伯以齊門東北面者子之位門西東上者男之次東門之外則有樂浪蟠木九夷之國西面而北上西門之外則有蒙汜太秦六戎之屬南上而東向南門

之外則有朱垠越裳八蠻之族惟北是望北門之外則有
輦粥幽陵五狄之種惟東是向於是兢兢旅進鏘鏘肆覲
嚮明者蓋取諸離觀光者受之以晉君臣之位定禮樂之
道振雅韶以奏文鐸以徇皆望雲而就日必歌堯而頌舜
上和而下樂金聲而玉潤况乎晨光赫曦天顏弗違冕紱
兮霞集玉帛兮川歸盛乎王庭之聲明煥乎天象之光輝
若北辰之會衆星咸粲粲而在共如太陽之臨多露普湛
湛而將晞莫不君三揖於上臣載拜於下行典禮揚風雅
訪俊良議窮寡人曷幽而覆盆賢曷惻而遺野于以盛名
器于以休宗社署聖法於圓闕馳神教於方夏皇哉耀今

昔之榮觀至哉敷億兆之純嘏故曰揖讓而治天下者明堂之謂也惜乎三代以還智者間閭諸儒靡協議者喋喋而皆膠其增損忘禮樂之大本泥於廣狹廢皇王之大學使朝廷茫然有逾遠之嘆惘然有中輟之議殊不知五帝非沿樂而興三王豈襲禮而至爲明堂之道不必尙其奧行明堂之義不必盡其制適道者與權忘象者得意大樂同天地之和豈匏竹而已矣大禮同天地之節豈豆籩之云爾自漢魏之下暨隋唐之際堂或三五之上道非三五之世蓋不取其厚而取其薄不得其大而得其細享配之文或然未分政教之烈斯焉弗聞是則帝道不施胡取乎

總期皇德不隆胡取乎合宮故夫明堂之設也天子居之
日敬日思思之何也萬微存乎消息敬之何也兆靈繫之
安危繇是惟克念以作聖思堯舜之齊名懼巍巍之弗建
迺孜孜於雞鳴惟至平之休代思阜財於吾民懼四維之
有艱尙瘡痍而百辛故聖人之寶儉弗下剝而上侈思寡
費而薄索民庶幾于格耻惟下武之太寧亦省躬于干戈取
諸豫於四方慨風雲以長歌惟知人其古難思濟濟乎賢
者蓋舉一於臯陶迺遵茹于天下惟好生之至德思與物
而爲春懼幽陋之靡及常咨命于仁人惟及人之一德始
若晦而彌彰故三五之君子騰茂實而無疆惟皇極之大

範思天下而與平懼萬物之或差持我心於誠衡然後見
天下齊於無體和於無聲厖眉而壽吾何仁之有含哺而
嬉吾何力之爲但淵淵綿綿無反無偏浸淳澤以咸若樂
鴻化於自然此明堂之道也蓋無德而稱焉我國家凝粹
百靈薦馨三極東升煙於岱首西展琮於汾側未正天神
之府以讓皇人之德祖考來格俟醑天之儀諸侯入朝思
助祭之職豈上聖之謙而愚臣之惑也臣請考列辟之明
術塞處士之橫議約其制復其位儉不爲其陋奢不爲其
肆斟酌乎三王擬議乎簡易展宗祀之禮正朝會之義廣
明堂之妙道極真人之能事以至聖子神孫億千萬期登

於斯念於斯受天之禧與天下宜而已乎

圓丘賦

若夫天地之區既奧而腴王者所以作京焉神明之隩匪
攻而築上帝所以定位焉我朝之擁歸運也譏函鎬保界
之陋鄙周維淳潛之淵乃据梁之芒芒偵河之渾渾畫邦
畿之千里于以宅天子之尊然後翼翼乾乾作邦孳先禘
其祖之所自出兮遂有事乎昊天占國南之七里得高丘
之崛然自乾寓之初闢保坤靈而不遷藏偉兆於遐葉震
元符於茲年此烈祖所以哀神之對神宗所以旅物之蠲
真考之所陟降丕后之所周旋藹列聖以烝衍總萬靈而

賓筵翕降鑿之厚福焯巍巍而亡原則晉考卜平委粟漢
盼飾乎甘泉曾不得望我之未光絕炎况並驅而齊肩哉
敢問圓丘之狀也其何如矣廣矣大矣畧可詳矣上崔嵬
以鬱律兮外博敞而神麗遡朱鳥以高蟠兮槩瑤魁而邪
峙休氣回復乎其椒兮衆泉滋滲乎其止魍魎不若泯伏
於其遠兮神明肅然離衛乎其邇於是攘之辟之其蓄其
翳脩之平之其坎其啜上三陔以積高外四門而疏陞列
列道糊頰重營界紫無縮板以作勞不藉屬而昭侈因天
質之自然非人力之攸致峯兮似高山之在周邦巖焉若
隆厓之亘汾滢及夫涓日肇祀于郊之宮陶匏尙質金石

有容璧奠禱以蒼蒼兮鼎鼎雲而隆隆百神服食蔓衍乎
坎間兮有司守燎粲爛乎壇中穆穆天子相維辟公咸盛
氣以疆力相升降兮穹崇披大紫之莫莫招翠黃之雍雍
合蕭薌於欽柴曳高煙乎璇穹塞天淵以隳祉奮光明於
亡窮竣乎已事罔有不恭若乃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
至者無主不止故我率乎祖而推本正乎位而升配使禮
動乎上則神饗樂交乎下而人喜畢九州以獻力罄一純
以盡意君子曰觀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所以因天事天
取至誠之爲貴則斯丘也實國家集福之清場事神之寶
時國聽之所馮厚靈心之所翔會駐鳧寶於飀歛賁黃圖

之方志彼草棲列僊之館像說梵王之廬豚蹄種祠之託
鱗長九淵之居皆祠官之細祀族之餘尙且落成者鼓吻
而極嘆乞靈者舐筆而爭書叛宣父以語恠溺丘明而好
巫獨圓丘巋而遺美寧儒者伯僮而未之思歟遂作頌曰
屹圓壇赫昉昉大盤盤兮君之升帝是饗輦而安兮禮無
違福不回委如山兮聖繼聖萬斯年長監觀兮

右史院蒲桃賦

癸酉之仲夏子受詔脩書寓於右史院細繹多暇裴回堂
除有蒲桃一本延蔓疎瘠垂實甚寡予且玩且惜以爲省
戶凝切禁廷敞閑人不天摧禽不棲啄與平原槁壤有間

匪灌叢宿莽所干而條悴葉芸不爲時珍何邪得非地以
所宜爲安根以屢徙爲危封殖浸灌信美非願因爲小賦
代其臆對云

昔炎漢之遣使道西域而始通得蒲桃之異種借苜蓿以
來東矜所從以至遠遂徧殖乎離宮去葱雪之寒鄉託嶠
函之福地並萬寶以均載歷千古而舒粹玩之可使蠲煩
食之足以平志不由甘而取壤迺因少而獲貴鄙柚包之
輕悅賤蔗境之塵滓粵何人斯殖我於茲託深巖之祕署
切軫轡之文榘培孤莖以膏壤引柔蔓乎櫟枝泉石渠以
蒙浸露金莖而泫滋布涼影於月宮獵重葩於禁颺蔽風

廬之岑寂隱肅唱而逶遲彼得地而逢辰宜欣欣以茂遂
奚敷華而委質反慘慘而茲瘁之磊砢於當年讓紛華於
此世是必野荻非曾掖之玩非實異大官之味困枳橘之
屢遷嘆匏瓜之徒繫亦猶鬱柳有性不願栝樅之華海鳥
取容非榮觴酒之饋胡不放之巖際歸之壠陰上敷榮於
樛木外結庇於緇林蒙煙沐霧跨野彌岑豐茸大德之谷
妻息無禽之禽保深根以庇本誠樂實之披心窮天年以
善育奚斤斧之可尋亂日階藥術華堂萱爭麗枝以萬年
爲名木以五衢稱瑞是皆託中涓以進熟荷鈞盾之爲地
結賞心以自如非孤生之所冀

五鳳樓賦

伊京師之權輿也遐哉邈乎驗河圖之象按輿地之書宅
禹貢豫州之域距天文辰馬之墟因四履建侯之地爲六
代興王之居城浚而都派河而渠結坤之絡振乾之樞星
藪櫛堵我民之廬海漕山詹我田之租勢雄跨胡氣王忝
吳茫茫萬國魚貫而趨惟聖皇之受命應期運而握符光
潛躍於龍德踐元亨於帝衢道德何師尊虛赫胥揖讓何
比陶唐有虞英畧神武威殫八區封豕必誅長鯨盡剝虎
皮包刃鵠板搜儒墜典皆索闕政咸鋪成天下之大務若
雷奮而風驅乃願京室時行聖謨陋宸極之非制稽紫垣

之舊圖且曰不壯不麗豈傳萬世禹之卑宮蓋勿暇之計
堯之茅茨非經久之制矧象魏之縣法伊億兆之所視况
我力如天我贄如地不漁爾民不牟爾利一毫之費差足
爲易乃詔共工度景之中因舊謀新庀徒儔功臺卑者豐
棟易而隆椽斲而斲去地百丈在天半空五鳳翹翼若鵬
運風雙龍蟠首若鼉在宮丹楹霞繞神光何融朱楹虹植
晴文始烘繡楣焜燿雕拱玲瓏椒壁塗赭綺窻暈紅雙闕
偶立突然如峯平見千里深映九重奔星墜而交觸靈景
互而相逢門呀洞缺若天之裂縱舉百武橫駕六轍金鋪
燦人光景明滅舞陽之力莫得而排叔梁之力胡可以挾

其下則冠蓋葳蕤劍佩陸離車如流水待漏而馳駕肩排
踵兼蠻渾夷萬衆紛錯魚龍尊卑咸去來之由此競奔湊
於玉墀直皇風之無外豈朝盈之有時三事庶尹乃拜表
蕭牆謁帝未央以落大壯登訶永昌曰元聖明兮帝道昌
威四海兮君萬方時高闕兮冠百常赫宋德兮垂無疆瞻
天顏兮獻壽觴願君王兮長樂康帝曰俞哉爾觴且置當
聽朕言庶曉朕意頃於戎馬之暇詳窺歷代之紀乃知乎
夏德之衰璇室自庇商政之壞瓊宮太多楚王章華一身
何寄秦皇阿房二世而棄漢武栢梁孽火隨熾陳后三閤
義師尋至豈非乎禍生於漸欲起於恣亦如崇飲不已必

至昏醉嗜色不已必至乏瘁遷怒不已必絕人祀窮兵不
已必暴人齒甘諛不已必杜忠義溺讒不已必斥賢智亡
國之君未嘗不爾朕皆知之得以趨避滯於土木雅不如
是美其成功良以爲愧不舉君觴恐驕朕志其大者天地
所重者神器尾虎足冰終日惴惴當共重之勿使顛墜謹
謝公卿無忘納誨羣臣乃退咸呼萬歲

汴京遺蹟志卷二十

三怡堂叢書

明 李濂 撰

藝文七

賦二

皇畿賦

有賦家者流欲馳名於當世思著詠於神州忽念前古深
懷景暮誦二京於張衡覽兩都於班固於是輟卷意慙閣
筆心伏讓而謂臣請書簡牘臣辭不獲已而謂之曰子讀
二子之賦而知兩漢都邑之制宮殿之麗而未知大宋畿
甸之美政化之始也予幸得職採風謠官參儒雅千里之

郊圻是巡八使之輜車斯假若夫大邑名城神臯沃野畫地可記濡毫可寫至於宮禁之深嚴予未聞也都城之浩穰衆所覩也是故彼述其內子言其外蓋萬分之舉一難盡述而備載昔者唐綱不振國鼎將遷俄梁室之革命啟浚都而應天既觀法於左嶠右隴亦取則於西澗東瀝大矣雄圖昭然聖謨謂陳留天下之衝要謂大梁海內之膏腴漢祖得之則齊楚之敵敗亡相繼咸就擒而卽誅梁王守之則七國之師不敢西向盡爲馘而爲俘實王氣之長在宜萬世而作都也莫不廣封溝設險固襄平割宋之美田戴邑裂曹之沃土滑分屬邑之二城陳滅太康之萬戶

潁川之鄆陵扶溝滎陽之中牟陽武咸命落編民於州籍
升地圖於天府故得雄臨九州陋視三輔經營歷於五代
法則垂於萬古皇宋之受命也太祖以神武獨斷太宗以
聖文誕敷平江表破蜀都下南越來東吳北定并汾南取
荆湖是故七國之雄軍諸侯之陪臣隨其王公與其士民
小者十郡之衆大者百州之人莫不去其鄉黨率彼宗親
盡徙家於上國何懷土之不聞甲第星羅比屋鱗次坊無
廣巷市不通騎於是有出居王畿掛戶縣籍興產樹業出
賦供役者矣豈比夫秦選戶口於咸陽漢徙豪傑於陵邑
魏將實於河南驅冀民而是入也今聖上之在東宮也尊

以皇儲尹茲京邑視政之初民訟雲集莫不察之以情僞
辯之以曲直發伏禁姦親劓繁劇旣而桴鼓不鳴豪右斂
迹吏不敢欺民用懷德若乃龍樓曉出奉法謹身教民以
事父也親拜師傅降禮國儲教民以事師也公退則侍講
在前出入則四賓是翼尙老尊學與民爲則是時王畿之
內易俗移風以至正南面居域中由內及外化行令從是
君上德惠素立而正教早崇也若乃銳旅百營高城千雉
孫武教陣吳起撫士其齊如林其猛如虎手擊利劍足張
疆弩躍馬奪槩投石拔距入則訓練出無征戰身閑賞厚
家有餘羨是故擁疆丘衛近甸如大郡雄藩爲屏爲翰者

且有九縣尉氏咸平陳留雍丘襄邑天設二渠曰蔡曰汴

通江會海滎畿帶甸千倉是興萬庾是建杜預主計劉晏

司漕何貢何輸吳粳楚稻月致百萬猶責其少漢之太倉

積粟紅腐使彼粒而計之未及我斗量之數成王之庾萬

箱以供未若我千艘往來運江淮而無窮是故備九年之

儲充六軍之給當律處要山積雲入者復有五邑陳留雍丘襄邑

尉氏咸平也若乃總戎者貴領專城宰邑者上應列星簿既資

高尉亦秩清率兵守戍者五鎮建維義聲園城馬欄萬勝

掌領府界東西兩路各統騎分巡者兩路置都同巡檢二人城隍之外遊徼

四布京城四面巡桓桓八臣是警是護謂東西兩路汴京

城四面巡檢使臣

共八人也 郊原靡靡春草萋萋邊烽不警牧馬爭嘶既空萬櫪

野散千蹄陂閑牧南

汴河已南縣邑長陂廣野多牧放之地

沙平走西

中牟已西

地廣沙平尤宜牧馬

一飲空川一齧空原去如霧散來若雲連地廣

馬多古未有焉若乃任土出於民心獻芹比於古俗園茄

早實時果先熟瓜重南門笋宜脩竹鬻於市兮利既兼倍

進於君兮恩必需沐時或戴勝降桑螵蛸未鳴野人登麥

以先至蠶婦貢繅而已成別有襄陵之桃楊夏之柿朱櫻

宜於谷林丹杏出於尉氏其或陽鄉千樹之梨扶樂千樹

之栗比封千戶之侯亦何讓於昔日鹹壤宜北鄉之羊野

蓑美東邑之豕魚鼈鳧鴈之盛西有陂兮萬頃菱芙蓉蓮藕

蓑美東邑之豕魚鼈鳧鴈之盛西有陂兮萬頃菱芙蓉蓮藕

之美東沿堤兮百里其或仲冬之月禮尙進鮮介麋素出
於蓬澤狡兔復多於梁園乃命萊田於虞人選徒於司馬
四校畢陳六飛夙駕何千乘萬騎之馳騁滿四通五達之
郊野西或過於圃田之藪東或出於平臺之下乃有孟賁
之徒烏獲之類袒裼而來叱咤而搏虎兕擊熊豕玄豹逆
曳白狐生致復有負羽從獵之人控弦伏獸之士落孤鴈
於馬首貫雙鵬於雲裏然猶示之以三驅之仁寬之以一
面之網不使獸殫於下禽盡於上何長楊之獵自詡於禽
書書之也取誇其地廣哉圖書載詳境土斯見開封則
漢志之名邑今二赤之首冠祥符則天書之降年易新名

於舊縣穗結之入斯爲近甸若乃百萬衆之分營十二市
之環城囂然朝夕異彼郊坰其東則有汴水之陽宜春之
苑向日而亭臺最麗迎郊而氣候先睎鷺囀何早花開不
晚瞻太一之清宮壯先朝之命工構宇煙霞之外出俗囂
塵之中效僊人之樓居慕老氏之立風青青道邊千畝何
田端拱之初藉于此焉黛耜一執青史千年登蓼隄以東
望見高臺之百尺居道之南在岡之北下有廣場可馳可
逐我皇帝初卽寶位大閱軍旅親乘戎輅習戰于此士馬
秋勁甲冑晨整止憑軾以將觀衆無譁而是聽列八陣之
形申三令之語肅將帥嚴部伍頗牧授之以方略韓彭進

之以旗鼓失軍容者戮以狗衆有勇敢者賞而裂土彼上
林之馳射驪山之講武豈可同日而語哉其南則有崇崇
清壇肅肅齋宮卜是吉土龜從筮從永奉禋祀郊見昊穹
播柴展禮萬世無窮別有景象僊島園名玉津珍果獻夏
奇花進春百亭千樹林間水瀆珍禽貢兮何方恠獸來兮
何鄉郊藪旣樂山林是忘則有麒麟含仁騶虞知義神牛
一角之祥靈犀三蹄之瑞狻猊來於天竺馴象貢於交趾
孔雀翡翠白鷗素雉懷籠暮歸呼侶曉去何毛羽之多奇
罄竹素而莫紀也忽斷苑墻又連池籞介族千狀沙禽萬
類盡游泳而往來或浮沉而出處柳籠陰於四岸蓮飄香

於十里屈曲溝畎高低稻畦越卒執手吳牛行泥霜早刈
速春寒種遲春紅粳而花綻籩素粒而雪飛何江南之野
景來輦下以如移雪擁冬苗雨滋夏穗當新麥以時薦故
清蹕而親至輦從于官郊陳萬騎既觀穫以云罷亦宴備
而後已其西則有池鑿金明波寒水殿鷓首萬艘而壓浪
虹橋一道而通輦太液無濫觴之深靈沼有潢汙之淺時
或薰風微扇晴瀾始暖命樓船之將軍習昆明之水戰天
子乃駐翠華開廣宴凭欄檻於中流瞰渺茫於四面俄而
旗影霞亂陣形星羅萬棹如風而倏去千鼓似雷而忽過
則有官名伙飛將號伏波驤江中之龍避船下之戈黃頭

既衆文身之卒且多類虬龍而似蛟蜃駭鯨鯢而走鼉鼉
勢震動於山嶽聲沸騰於江河別有浮泛傀儡之戲雕刻
魚龍之質應樂鼓舞隨波出沒鑿與臨賞以盡日士庶縱
觀而踰月波池之南有苑何大旣瓊林而是名亦玉輦而
是待其或桂折天庭花開鳳城則必有聞喜之新宴掩杏
園之舊名於是連鑣上苑列席廣庭蓋我朝之盛事爲士
流之殊榮一派如飛通漕架虛越廣汴湍流之上轉皇城
西北之隅貫都注御溝之口轉漕通廣濟之渠京索導源
而于彼金水名河而在茲其北則瑞聖新名含芳舊苑四
方異花於是乎見百疇好鳥於是乎聞十洲移景三島分

春延厯之設是名天駟伐大宛以新求涉渥洼而遠致羣
驅八騎隊數十驥雖輓粟之千車乃嘗秣之一費彼沙臺
之崔嵬聳佛刹之千尺岡阜連延於西南原田平亘於東
北何沙海之飛揚忽到此而止息莫不地多賢士代出異
人何干旄之子子向浚郊而雲臻雖梁多於長者非安國
而不聞過信陵之祠宇想英風而若存何侯嬴之白首尙
抱關於夷門遇公子之好賢忽枉駕而咨詢旣同載而過
市謁隱屠而駐輪果嘉謀之斯得救邯鄲而義仲奪晉鄙
之十萬終自將而却秦設守冢而奉祀值漢皇之東巡若
乃過陳留之故邑訪地名之所因蓋二留之分別彼彭城

而此陳昔赤帝之起義會子房而于此始錫賢於上天終
受封於茲地既萬戶以建侯亦千年而崇祀千屯北縣之
鄆郭三月南河之鄆市何飛梁之新遷患橫舟之觸柱今
之雍丘古曰杞國民厚風俗土繁貨殖縣之西郊山曰谷
林其或花迎野望煙禁春深景當妍麗俗重登臨移市景
曰傾城賞心幄幕蔽野軒蓋成陰暮而忘歸樂不絕音既
同歡於萬室罔惜費於千金厥篚織文出於襄邑池濯錦
以爲名蜀有江而焉及復有感平大縣我宋新建因紀年
以命號詔將作而營繕公宇之制甲于畿甸中有大川通
闔帶闔貫都邑而北來走江湖而南會何客棹之常喧聚

茶商而斯在千舸朝空萬車夕載西出玉關北越紫塞徵
尉氏之名本大夫之邑蓋鄭國之上田俾獄官而世襲何
彼樂郊今爲畿地爰有仁木應乎嘉瑞二棠合生雙榆連
理槐獨秀而通枝木異類而同氣良宰畫圖而來聞大尹
飛章而奏異莫不召虎殿之宿儒集麟閣之名士驗彼祥
經考乎信史表六合之一家而帝德之光被也加以地多
藪澤利有蒲魚晴澗望崑陵之色山水觀惠民之渠乃有
檝師炭商交易徃復素衣化緇漆身同色行舟則憂瞻雲
雨售貨則冬禱雪霜經宋樓而關征旣逋歷朱曲而市稅
有常潺湲洎溝渙渙洧水入鄆陵而碧截原田過扶亭而

清映閭里珍貨奔馬欄之道豪俠聚建雄之市彼東昏之
舊城易義號於新室似興廢之有時而圖讖之預出何以
明而代昏符作讖於聖日考城之人舊俗剛毅鄉出勇夫
里多壯士椎埋爲姦任俠尙氣睚眦必報盃問刃起今爲
畿民禮束化被暴虎之徒聞義則畏南徂太康淮陽甚邇
地宜瓊玕家有蒼翠城過兩扶溝踰二備地旣成於工田
人不趨於末利桑成陰而春繁棗結實而秋美閭中牟之
耆民歎魯恭之仁宰何三異之善政有千年之遺愛遇我
后之盛明西朝拜於園陵瞻路隅之靈廟想前史之嘉名
祭以上公之禮爵以太師之榮若夫八澤

圖經有八澤清
口澤管澤鴈澤

蓼澤澤卑九溝九溝謂醵溝鶴鳥溝青陽溝泥蓼溝

池青陽澤三固潘固朱固鄭固也按周流原野表界境上宿

萬勝以透觀見斗門之雙注吸驚浪以橫來絕長隄而可

懼其始也患彼決溢利其填闕漑萬頃之陂澤變千古之

寫鹵盡若膏腴咸通末耜有若決漳灌鄴旁之田盤涇沃

關內之土然後疏導入白溝之流會同為漕渠之助彼梁

固之在東亦派分於波勢梁固斗門在萬勝鎮東沿流有

一舍之遙則水無寸差之異何一啟而一閉常若合於符

契始注陂而雷聲終入渠而駟逝散濁浪以澄沙廣良田

而濟世指騰武以北邁涉博浪之長沙岡斷續以千疊塵

飛揚而四遮人迷途而莫辨鳥投樹以何賒策不進兮我
馬輪欲埋兮何車過戶牖之名鄉乃曲逆之舊里何分社
之稱平已宰國而有志經計相之里中思張蒼之善算屈
柱史以事秦榮列侯而佐漢宜二賢之靈祠歷千古而輝
煥西望河流經帶二邑高岸山立回灣箭急蟻壤夏漏衝
決莫救基根相扶萬柳千榆與稍畚土常設備禦建營置
卒轉粟實庾堅彼金隄鑿乎前古秋防夏扞守以朝暮冬
計春脩役均編戶岸艤連航丘屯兩渡阻浩浩之波坵憧
憧之路北棹謳晨南帆落暮惟姦是防非利是務右倚太
行橫絕雲霧夫雍阻二嶠之險洛憑九河之固方之於是

彼若平路過濮水之長渠經封國之舊域寥落兮桐牢之
亭湮沒兮黃池之迹何昔也明誓重重諸侯於此以會同
今也京邑翼翼四方於此以取則涉長垣之塗歷古衛之
境城有婦姑之名人恭孝慈之行嘉孔子之大蒲先宰予
以觀政美大家之東征復農田而發運若乃南瞻潘里北
指蘭岡樹新文於二碑易美號於兩鄉因東封之行幸感
瑞應之非常忽有鳴嘯降于穹蒼丹頂未辨於煙際玉羽
已穿於仗旁九其數象君道之體陽再而降符帝運之重
光何德動於上天而道盛於前王也如是哉客旣聞臣之
說而知漢以宮室壯麗威四夷宋以畿甸風化正萬國彼

尙侈而務奢此歌道而詠德乃曰使孟堅可作平子再生
讀子之賦不敢復談于漢京也

汴都賦

臣邦彥頓首再拜曰自古受命之君多都於鎬京或在洛
邑惟梁都於宣武號爲東都所謂汴州也後周因之乃名
爲京周之叔世統徵政缺天命蕩杙歸我有宋民之戴宋
厥惟固哉奉迎鑾輿至汴而止是爲東京六聖傳繼保世
滋大無內無外涵養如一含牙帶角莫不得所而此汴都
高顯宏麗百美所具億萬千世承學之臣弗能究宣無以
爲稱伊彼三國割據方隅區區之霸言餘事乏而三都之

賦磊落可駭人到于今稱之矧皇居天府而有遺美可不
愧哉謹拜手稽首獻賦曰

發微子客游四方無所適從既倦游乃崎嶇迢迢造於中
都觀土木之妙冠蓋之富煒煜煥爛心駭神悸踉蹌而不
敢進於是夷猶於通衢彷徨不知所屆適遭衍流先生目
而招之執其祛局局然嘆曰觀子之貌神采不定狀若失
守豈非蔽席隱茅未游乎廣廈誅草鉏棘未擷乎蘭葢披
裼挾蘊未曳乎綺縠微邦陋邑未覩乎雄藩大都者乎發
微子恬然有赧色曰臣朝翔乎天下東欲究扶桑西欲窮
虞淵南欲盡反戶北欲徹幽都所謂天子之都則未嘗歷

焉今先生訊我誠有是也然觀先生類辯士其言似能碎
崑崙而結溟渤鏤混沌而形罔象試移此辯原此汴都可
乎臣固不敏謹願承教先生笑曰客知我哉於是申喙據
牀虛徐而言曰噫子獨不聞之歟今天下混一四海爲家
令走絕徼地掩鬼區惟是日月所會陰陽之中據要總殊
揭鍵制樞拱衛環周共安乘輿而此汴都禹畫爲豫周封
鄭地觜觶臨而上直實沈分以爲次惟蓬澤之固境昔合
縻之所至芒碭渙渦截其面金隄玉渠累其脊雷夏灘沮
繞其脇壘丘訾婁夾其腴梁周帝據而麋沸唐漢尹統而
寧一故此王國襲故不徒恢圻甸域尊崇天體司徒制其

畿疆職方辨其土地前干官而會朝後百族而爲市分疆
十同提封萬井舟車之所輻輳方物之所灌輸宏基融而
壯址植九鼎立而四嶽位仰營域而體極立土圭而測晷
蜀險漢空荆惑閩鄙推此中峙不首不尾限而不迫華而
不侈環睇瞰於郡縣如峒嶼之迤邐觀其高城萬雉埤堦
鱗接繚如長雲之方舒屹若崇山之礪礎坤靈因巖履而
跼踏土恠畏榨壓而妥貼靡胥不可繩而登爵鼠不可嚼
而穴利過百二嶮踰四塞鄙秦人之踐華陋荊州之却月
須捷步與超足矧蹒跚與蹙蹙闕城爲門二十有九瓊扉
塗丹金鏞鏤獸列兵連卒呵夜警晝異物不入詭邪必究

城中則有東西之阡南北之陌其衢四達其塗九軌車不
理輦互人不爭險易劇驟崇期蕩夷如砥雨畢而除糞夷
第穢行者不馳而安步遺者惡拾而恣棄跨虹梁以除病
涉列佳木以安怵惕殊異羊腸之詰曲或踈蹠而折鞞顧
中國之闐闐叢賞贊而爲市議輕重以奠賈正行列而平
肆竭五都之瓌富備九州之貨賄何朝滿而夕除蓋趨贏
而去匱萃颯儉於五均擾販夫於百隧次先後而置敘遷
有無而化滯抑疆賈之乘時摧素封之專利售無詭物陳
無竄器欲商賈之阜通乃有厘而不稅銷卓鄭猗陶之殖
貨禁乘堅策肥之擬貴道無游食以無爲矧敢婆娑而爲

戲其中則有安邑之棗江陵之橘陳夏之漆齊魯之麻薑
桂藁穀絲綿布縷鮐鮪鱣鹽醯鼓或居肆以鼓鑪橐
或鼓刀以屠狗彘又有翳無間之瑯玕會稽之竹箭華山
之金石梁山之犀象霍山之珠玉幽都之筋角赤山之文
皮與夫沉沙棲陸異域所至殊形妙狀目不給視無所不
有不可殫紀若夫帝居安麗人所未聞南有宣德北有拱
辰延亘五里百司雲屯兩觀門峙而竦立眾思遐望而相
吞天河羣神之闕紫微太一之宮擬法象於穹昊敞閭閻
而居尊樸橢不斷素題不枿上圓下方制爲明堂告朔朝
歷頒宣憲章謂之太廟則其中可以敘昭穆謂之靈臺則

其高可以觀氛祥後宮則無非員無錄之女佞倖滑稽之
臣陋甘泉與楚宮繆延壽與阿房信無益於治道徒竭民
而怠荒故今上林僊籟不聞乎鳴蹕瓠齋歲久而苔蒼其
西則有寶閣靈沼巍峩泛灑繚以重垣防以回隄雲屋連
移瓊欄壓墀池水則溶溶沄沄洋洋湜湜涵潤滉潏瀟瀟
浩漾微風過之則瀾泥澆澹潏漫散洄旋濔濔漣漪大風過
之則汨湧滄漭灑灑滂沱掀鼓漢溢不見津濶儻欄景以
斷續漾金碧而陸離恍惘活與方壺帝令鬼鑿而神移其
中則有菰蔣萑蘆菡萏蓮蕖蘋蘩其魚則有鱣鯉鯨
鮪鯨鯢鰻魴鱒鱮鱠歸王鮪科斗魁陸鼃鼉鼈蜃含

蟹巨螯容與相漾
蔭藻衣蒲其鳥則有
鳩鵲鸚鵡鶴鶻楚雀
鸛鷓揮霍籥籥龔龔
羣鷓香喙其木則有
栝欖栢欄梗楠梅樅
檣檣檳榔柘桑楊
梓杞豫章句科扶疏
蔽芾竦尋集弱椅施
挈枝刺條條幹蟠根
矯躩鱗傲其下則有
申葉蘭茝芸芝荃蓀
髮布絲勻馥都清芬
其氣襲人上方欲與
百姓同樂大開苑圃
凡黃屋之所息鸞輅
之所駐皆得窮觀而
極賞命有司無得彈
劾也於是則有絕世
之巧凝神之技恍人
耳目使人忘疲是故
宮旋室浮臚艦移也
蛟螭蜿蜒干橈渡也
虓虎齧臚角觥戲也
壘流電掣弄丸而揮
劍也鸞悲鳳鳴織麗
歌也

鴻驚燕居綽約舞也霆震雷動鈞天作也犇羈駟駿羣馬
闐也鞞鞫輅輻萬車轍也灑天翳日揚埽瑤也杭山蕩海
觀聲同而和氣浹也震委蛇而唬罔象出鮫人而舞馮夷
者潛靈幽恠助喜樂也若迺豐廩貫膚既多且富永豐萬
盈廣儲折中順成富國星列而綦布其中則有元山之禾
清流之稻中原之菽利高之黍利下之稌有藁有芑有秬有
秠千箱所運億廩所露入既夥而委積食不給而紅腐如
坻如京如崗如阜野無菜色溝無損瘠擗拾狼戾足以厭
繇夫與寡婦備凶旱之乏絕則有九年之預又將敦本而
勸稼開帝籍之千畝良農世業異物不覩播百穀而克敏

應三時而就緒。蹙鑄鎧閔灌。啜雨霍孰任其力。侯疆侯以
十耦其耘。不怒自力。疏邀其整。稂莠不植。奄觀堅早。與與
蕤蕤。溝塍畹畦。亘萬里而連繹。醜惡不毛。磽陁荒瘠。化爲
好時。轉名不易。惟彼汴水。貫城爲渠。並洛而趨。昔在隋葉
冀定大業。欲爲流連之樂。行幸之游。故鑿地導水。南抵平
揚州。生民力盡於畚鍤。膏血與水而爭流。鳳榻徒見於載
籍。玉骨已朽於高丘。顧資治世以爲利。迄今抗篋而浮舟。
桃花侯漲竹箭。比駛洶湧。洞灑瀉。漉沸瀆。掎防巖岸。滄瀟
迅邁。匪海而朝夕。舞平滂湃。掀萬石之巨艤。比坳堂之一
芥。舩勝不時而相植。篙師踞拱而俟。敗智者不敢睥睨。而

興作綿千禩而爲害豈積患切病待聖人而後除邪厥有
建議導河通洛引宜禾之清源塞孽華之渾濁蹙廣隄而
節暴紆直行而殺虐其流舒舒經炎涼而靡涸於是自淮
而南邦國之所仰百姓之所輸金穀財帛歲時常調舳艫
相銜千里不絕越船吳艚官艘賈舶閩謳楚語風帆雨楫
聯翩方載鉦鼓鐘鈴人安以舒國賦應節若夫連營百將
帶甲萬伍控弦貫石動以千數其營則龍衛神勇飛山雄
武奉節拱聖忠靖宣効吐渾金吾擲颺萬勝渤海廣備雲
騎武肅材能蹶張力能挾軻投石超距索鐵伸鉤水執鼉
鼉陸拘羆貅異黨之寇大邦之讎電鷲雷擊莫不繫纍而

爲囚於是訓以鸛鵝魚麗之形格敵擊刺之法剖微中虱
貫牢徹札揮鈍擲鏃舉無虛發人則便捷器則犀利金角
舟漆脂膠竹木以時取之遴棄惡弱割蛟革以連函劇咒
船以爲弭刺魚服以懷鍰百工備盡錙磨鍥削其成鑿鋼
而鑿鑿植之霜凝而電爍故有疆衝勁弩雲梯轆車脩銀
延鎡銛戈兌及繁弱之弓肅慎之矢谿子之弩六差之甲
龜蛇之旒烏雉之旗軍事蚤正用或不虞其次則有文昌
之府分省爲三列寺爲九殊監爲五左選爲文右選爲武
日三十房二百餘案二十四部黜隋之陋更唐之故補弊
完罅剔朽焚蠹人夥地溥事若織組滋廣莫治疊疊成蠹

纖弱不除將勝戕斧雖離婁之明目迷簿書而莫覩豪胥
倚文以鬻獄庸吏瘵官而受侮各懷苟且以逃責孰肯長
慮而却顧官有隱事國有遺利紛訟牘於庭而繫累囚於
囹圄此浮彼沉甲可乙否操私議而軋物各矛盾而齟齬
於是合千司之離散儼星羅於一字千梁員棟萬楹鎮楚
誅喬松以爲煤空奧山而斲楮官有常員取雄材偉器者
以充其數上維下制前按後覆譬如長蛇扶其脊臂而首
尾皆赴闔戶而議飛檄乎房闈應答乎秦楚披荒榛而成
徑繹繳緡而得緒崇善廢醜平險除穢纖悉不遺乎一羽
於是宣其成式變亂易守者刑之所取貽之後昆永世作

江東遺蹟志卷二十一
二

矩至若儒宮千楹首善四方勾襟逢掖褒衣博帶盈似乎
其中士之匿華鏟采者莫不拂巾袒裼彈冠結綬空巖穴
之幽邃出郡國之遐陋南金象齒文旌羽翮世所罕見者
皆傾囊鼓篋羅列而願售咸能湛泳乎道實沛然攻堅而
大叩先斯時也皇帝悼道術之沉鬱患詰訓之荒繆諸子
騰躡而相角羣言駘蕩而莫守黨同伐異此妍彼醜挈俗
學之蕪穢詆淫辭而擊培滅窳突之熒燭仰天庭而都晝
同源共貫開天發蔀於是俊髦並作賢才自厲造門闈而
臻壺奧騁辭源而馳辯閭術藝之場仁義之藪溫風扇和
儒林發秀宸眷優渥皇辭結糾榮名之所作慶賞之所誘

應感而格駒行雉响磨鈍爲利培薄爲厚魁梧卓行撈鋒
露穎不驅而自就復有珮玉之音邊豆之容絃歌之聲盈
耳而溢目錯陳而交奏煥爛乎唐虞之日雍容乎洙泗之
風誇百聖而再講曠千載而復覲又有律學以議刑制算
學以窮九九舞象以道幼稚樂德尊義以教世胄成材茂
德隨所取而咸有若夫會聖之宮是爲原廟其制則般輪
之所作其材則匠石之所掄萬指舉築千夫運斤揮汗飛
霧吁氣如雲磬鼓弗勝靡有諗勤赫赫大字有若山踊而
嶙峋下盤黃壚上赴北辰藻珠廣寒黃帝之宮榮光休氣
臃臃往來葱葱鬱鬱而氤氲其內則檐椽榱題案檻楹櫺

開拱闔闔屏宇閎闊聳張矯踞龍征虎蹲延樓跨空甬道
接陳黝望備昉燦爛詭文菱阿芙蓉之流漫驚波迴連之
瀛泮飛僊降真之縹緲翔鷓鴣之氍毹地必出奇土無
藏珠球琳琅玕璠璵瑰流黃丹砂玳瑁翡翠垂棘之璧
照夜之蟻鵠象鬣角割犀剗玉鐻刻雕鏤其妙無倫焜煌
煥赫璀璨輝映繁星有爛彤霞互照軒廡所繪功臣碩輔
書太常而銘鼎彝者環列而趨造龍章鳳姿瑰形瑋貌文
有伊周武有方召猶如蹇諤以立朝圖寧社稷指斥利害
踟躕四顧而不撓其殿則有天元太始皇武儷極大定輝
德熙文衍慶美成繼仁治隆之名重瞳隆準天日炳明皇

帝步送百寮拜迎九卿三公挾輔扶衡儀仗衛士填郭溢
城于時黔首颺集百作皆停地震嶽移波翻海傾足不得
旋耳不得聽神既安止窮閭微巷惟聞咨嗟嘆異之聲於
是山巒房俎犧樽竹筐踐列於兩楹瞽史陳辭宰祝行牲
案芻豢之肥臞視物色之犁駢登降裸獻百禮具成至於
天運載周甲子新厯受朝萬方大慶新闢于時再鼓聲絕
按稍收鏞儼三衛與五仗森戈矛與戈戟探平明而傳點
趣校尉而唱籍千官驚列以就次然後奏中嚴外辦也撞
黃鍾以啟樂合羽扇以如翼飲飛導駕以臨座千牛環帝
而屏息爐煙既升寶符奠瑞聆乾安之妙音仰天顏而可

覲羗夷束髮而蹈舞象胥通隔而傳譯宣表章以上聞奏
靈物之充斥羣臣乃進萬年之觴上南山之壽太尉升奠
尙食酌酒樂有嘉禾靈芝和安慶雲舞有天下大定盛德
升聞飲食術術燔炙芬芬威儀孔攝而中度笑語不譁而
有文故無族譚錯立之洞衆躡廣布武之紛紜蓋天子以
四海爲宅有百姓爲善羣廷內不灑掃而行禮則天下雲
擾而絲琴故受玉而惰知晉惠之將卒執幣以傲知若敖
之不存聞樂而走者爲金奏之下作雖美不食者爲犧象
之出門賦湛露彤弓而武子不敢答奏肆夏大明而穆子
不敢聞蓋禮樂之一缺則示亂而昭昏是以宣王享士會

以殺蒸而行三晉之法高祖因叔孫之制而知爲帝之尊
豈治朝之禮物尙或展翳而沉湮此所以舉墜典而定彝
倫者也其樂則有咸池承雲九韶六英采齊肆夏簫韶九
成神農之瑟伏羲之琴倕氏之鐘無句之磬鏗鏗鏗鏗和
氣薰烝于以致祖考之格于以廣先王之聲昔王道旣弱
淳風變澆樂器遭鄭衛而毀矇瞽適秦楚而逃朝廷慢金
石之雅正諸侯受歌管之教嘈文侯聽淫聲而忘倦桓子
受齊樂而輟朝季子始無譏於鄒仲尼乃忘味於韶故使
制度無考中聲浸消非細則擷非庠則高惟今也求器得
耕野之尺吹律有聽鳳之簫或灑或離或鼗或馨或鏞或

棧或管或筴衆器俱舉八音孔調鸞鷲離丹穴而來集鳴
嚙喙而舞脩翮又有寶旅巴渝之舞傑佻狄鞮之倡遠人
面內而進技踰山海而梯航故納之廟者周公所以廣魯
觀之庭者安帝所以喜其來王若其四方之珍以時脩職
取竭天產發窮人迹砥其遠邇陳之藝極厥材竹木厥貨
龜貝厥幣錦繡厥服絺綌貢羽毛祀貢祭物嬪貢絲枲
物貢所出器貢金錫礪砥罍丹鉛松恠石惟金三品惟土
五色泗濱浮磬羽畎夏翟龍馬千里神茅三脊方箱隋棊
肆陳乎殿陛豐苞廣置亟傳乎騎驛連檣結軌川咽塗塞
邪斂終歲而不息至於羌氏焚翟儋耳雕腳獸居鳥語之

國皆望日而趨累載而至懷名琛拽馴獸以致於闕下者
旁午乃有帛氎麤蕤蘭干細布水精琉璃軻蟲蚌珠寶鑿
洞膽神犀照浦山經所不記齊諧所不覩者如糞如壤
積乎內府或致白雉於越裳或得巨獒於西旅非威靈之
遐暢孰能出現奇於深阻蓋徼外能率殊方來以脩好則
中土當有聖人出而寧寧然皇帝不寶遠物不尙殊觀抵
金於嶰巖之山沉玉於五湖之川洞鄂之劍乃入騎士之
鞞鬻郟之馬或服鼓車之轅至於乾象表貺坤維薦祉靈
物仍降嘉生屢起暈適背鏞重蜺抱珥鳴星隕石恠感變
氣垂白鮎背者不知有幾况能言孺倪豈獨此而已也復

有穹龜負圖龍馬載文汾陽之鼎函德之芝肉角之獸簫
聲之禽同穎之禾旅生之穀游郊栖庭充畦冒時非煙非
雲蕭索輪囷映帶乎闕角葱蔚乎城壘鷺鳥不攫猛獸不
噬應圖合牒窮祥極瑞史不絕書歲有可紀發微子於是
言曰國家之有若是歟意者先生快意於吻舌而及此邪
先生曰國家之盛鳥可究悉雖有注河之辯折角之口終
日危坐抵掌而譚猶不能旣其萬一此特汴都之治迹耳
子亦知夫所以守此汴都之術古昔之所以興亡者乎客
曰願聞之先生曰翳此寰宇代狹代廣更張更弛黃帝都
涿鹿而是爲幽州少昊都窮桑乃今魯地伏羲都陳帝嚳

都亳堯都平陽乃若昊天而授人時舜都蒲阪乃覲羣后
而輯五瑞公劉處豳而兆王業之所始太王徙邠以避狄
人之所利文王作鄴方蒙難而稱仁武王治鎬復戎衣而
致父蓋周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刑措不用及其衰也亦三
百餘年而五伯更起星離豆割各據穀兵以專列疆侯脇
帶於弱國不顧人君之經費天下日蹙而日裂中國所有
者無幾當時權謀爲上雌雄相噬孰有長距孰有利臂兵
孰先選糧孰夙峙孰有翹關之卒孰有憑軾之士孰有素
德孰有疆倚孰欲報惠孰欲雪恥或奉下邑以賂讐或舉
連城而易器骸骨布野介冑生蟻肘血丹輪馬鞍銷髀勢

成莫格國墟人鬼噫彼土宇凡幾吞而幾奪幾完而幾弛
秦中形勢之國加兵諸侯如高屋之建瓴水神臯天邑以
先得者爲上計其他或左據函谷右界褒斜號爲百二之
都東有成臯西有崑澗定爲王者之里以至置春陵之俠
客興泗上之健吏扼襟控咽屏藩表裏名城池爲金湯役
諸侯爲奴隸拓境斥地輒輜荒裔束包蟠木西卷流沙北
繞幽陵南裏交趾厥後席治滋永秦心益侈或慢守以啟
戎或朋淫而招允橫調無藝而垂竭游役不時而就斃盧
令日縱而不繼驚翻厭觀而常值睚眦則覆尸而流血愉
悅則結纓而佩璲紛墨雜糅賢才逆曳腫微豺豕而竊肉

食賊臣迴穴而圖大器郡國制節侯伯方軌或爲大尾而
不掉或爲重腿而屢蹠室有丹楹城有百雉朝廷無用於
揚燎冠冕不朽於執贄天維披裂地軸杌杌羣生夔黜而
殄瘁雖有城池周以鄧林縈以天漢曳輦可以陟崇巘設
澍可以濟深水故武侯浮西河而下自哆其地而進戒於
吳起蓋社政肆於廟堂之上則敵國起於蕭牆之裏奚問左
孟門而右大行左洞庭而右彭蠡發微子曰天命有德王
此四方如輻之拱轂如桷之會極其碣輦者天與之昌其
闕矻者天與之亡且非易之所能壞亦非險之所能藏非
愚之所能弱亦非賢之所能疆故將吞楚也白蛇首斷於

大澤將繼劉也雄雉先雠於南陽龍齋出櫝而屢弧隱亡
周之語孳收襲門而天帝貽刑號之殃人力地利信不能
偃植而支仆而皆聽乎彼蒼故鯨鯢勸解決一死於吻血
兕虎闖關踐魏嶽爲平崗蹂生靈如蹋塊簸天下如揚糠
其敗也扶目而折骨其成也頂冕而垂裳由此觀之土地
足以均沛澤而施靈光而已易險非所較賢否亦未可議
也先生曰以易險非所較者固已乖矣以賢否非所議也
烏乎可哉客不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有德則昌者乎地
欲得險勢欲參德迫隘卑陋則無以容萬乘之扈從供百
司之廩餼據偏守隅則無以限四方之貢職平道理之遠

通懸原申區割宅制里走入極而奔走正南面而負展舉
天下於康逵力士鞮鞢而不敢取貪夫汗縮而不敢睨者
恃德之險也襟馮終南太華之固背負清渭濁河之注搃
人之吭而拊人之脊一日有變而萬卒立具然而布衣可
以窺隙而試勇匹夫可以爭衡而號呼彼天府之衍沃適
爲人而保聚此以地爲險者也地嚴德暢然後爲神造之
域天設之阻大哉炎宋帝眷所矚而此汴都百嘉所毓前
無湍激旋淵吕梁之絕流後無太行石洞飛狐句望浚深
之岩谷豐樂和易殊異四方之俗兵甲士徒之須好賜匪
頒之用廟郊社稷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羣臣稍廩之費以

至五穀六牲魚鼈鳥獸闔國門而取足甲不解纍及不離
鞬秉鉞勾奴而單于奔幕抗旌西燧而冉駝螳伏南夷散
走黨而入質朝鮮畏菹醢而修睦解編髮而頂文弁削左
衽而曳華服逆節躑躅而取禍者折簡呼之而就戮耽耽
帝居如森鋌利鏃之外向死士逡巡而莫觸仁風冒於海
隅頌聲溢乎家塾伊昔天下阡危王猷失度皇綱解紐嗥
豺當歸帝懷寶厓未知斯付可受方國莫越藝祖圖緯協
期謠謠扇襦赤子雲望而風靡英雄蚤趨而蠅附玉帛駿
奔者萬國冠冕充塞乎寰宇絕塞稅鐙而免鞫障壘熄燧
而摧櫓拜楹神威有此萬旅奔世載德蔑聞過舉髮櫛示

耨子攜稚哺擊菓懋穗拔惡鑿嫵鉞觚角之磔刻荆機槍
而牧圉爰暨皇帝粉飾朴質稱量織矩鏗鏗奏廟之金玉
璨璨夾楹之簠簋訓典嚴密財本豐阜刑罰糾虔布施優
裕田有願耕之農市有願藏之賈草竊還業而歛迹大道
四通而不戲車續馬連千百爲羣肩輿捆載前卻而後阻
搏壤歌詠者萬井未聞歐憂而告瘡雖立墮爲界其誰敢
檣膊以批押况此汴都者乎抑又有天下之壯客未嘗覩
其奧也且宋之初營是都也上睇天時下度地制中應人
欲測以聖智建以皇極基以賢傑限以法士垣以大師屏
以大邦扞以公侯城以宗子以義爲路以禮爲門鍵鑰以

柄開闔以權掃除以政周裹以恩乃立室家以安吾君有
庭其桓社稷臣也有榑其桷衆材會也有闡孔張通厥明
也有牖孔陽達厥聰也其檻如衡前有憑也其壁如削後
有據也其陛則崇止陵踐也其極則隆帝居中也邑都旣
周宮室旣成於是上意自足乃駕六龍乘德輿光警蹕由
黃道馳騁乎書林下觀乎學海百姓欣躍莫不從屬車之
塵而前邁妙技皆作見者膽碎乃使力士提挈乎陰陽搏
挽乎剛柔應乎成器方圓微碩或粉或油隨意所裁上方
咀嚼乎道味斟酌乎聖澤而意猶未快又欲浮槎而上窮
日月之盈昃尋天潢之流派操執北斗之柄接行二十八

星之次奪雷公之袍收風伯之韜一瞬之間而甘澤霽霽
囚孛彗於幽獄敷景雲而黯靄統攝陰機與帝唯諾而無
闕如此淫樂者十有七年疲而不止諫而不改吾不知天
王之用心但聞夫童子之歌曰孰爲我已孰釐我載茫茫
九有莫知其界客乃覩覩然驚拳拳然謝曰非先生無以
刮吾之矇藥吾之曠臣不能究皇帝之盛德謹再拜而退
按黃文獻公曰周都官爲汴都賦至使人不能讀雖以
樓宣獻公之博洽而爲之音釋其弗知而闕焉者蓋多
矣余觀是篇鈎奇摭隱誠如黃公之言讀者細考韻書

可也

四出

矣余雖長壽險峻齊趙魏趙黃公之言請承歐李節書
 對黃公之制命而後之有餘其與味而關照香遠之
 效黃文穆公曰風落官為水滿却至野人不計虧雖以
 願昔之御藥香之類或不計於皇帝之盈虧雖再我而後
 小官莫味其界容不職賦然遺事筆然備曰非夫坐無以
 止之取心外聞夫童子之類曰將欲好曰解蘇拜拜也於
 國收地到樂香十百子半數而不止轉而不如吾不味天
 四幸甚效幽僻遠景雲而無處蘇蘇制對與帝非語而無
 汴京遺蹟志卷二十